

四庫全書

集部

九靈山房集卷四

元 戴良 撰

山居稿第四

碑

浦江縣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至正十二年十有一月庚寅浦江縣新作婺女星行祠明年十有二月戊午祠成縣之父老合辭請於官願刻石紀其事俾文學掾邵國光來請文且曰惟婺女星之

正祠在婺城之西南按圖經吾婺自秦漢以來其名號不一至隋開皇中始以其地上直婺女之分而更今名唐武徳四年遂祠婺女於州城宋淳熙十三年爰賜祠額曰寶婺觀逮國朝大徳十年縣人朱仙毋病嘗禱之祠下有竒應因又立行祠於縣之東南陬則吾縣之有婺女星祠實自仙始也比數年來湮廢殆盡達嚕噶齊廉君額能巴哈尹蕭君文質將復加完繕而病其遺址卑陋湫狹不足以安神而妥靈乃别卜西南高爽之地

以斥大之然工役繁鉅費莫之出則募富民六人者俾
率其賦以從葢至是而廉公之代已及蕭公悉舉以自
任始事之日仍輟已俸為之倡不期月而大殿成兩廡
三門次第畢舉翼以欄楯繚以垣牆階陛以石唐皇以
甃肖象繪塑各效乃能獰威惠慈悉當其狀殿之為間
者三廡之為間者六門如其殿之數基之深十有四丈
廣八丈有奇屋之高二丈有奇度用錢六千緡用工八
百祠既成矣願得吾子之文篆諸牲石以示後之人國

光敢奉父老之言以請良謹考傳記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為吳越之分野吳越之地至廣也其所分郡縣不止於一婺而是星之祠乃獨見之於此者豈非因星以名郡者耶夫星宿之在天州城之在地明光所燭神氣必通其上下之應次舍之限真有不可誣者有司營立祠宇以奉其明靈行其秩祀以祈其歲事於禮典豈不宜哉至於嚴像設崇貌位被服而人肖之則固未之前聞矣然猶必為之者蓋其民俗

之所習尚焉耳嗟乎神者民之所恃以安也今既本於禮而祠祀之因其俗而像設之則所以望其出靈𧷤祉以大庇吾民者不其至哉吾民於此其尚敬承乃志以延休於無窮可也廉公北庭人豈弟愛民人懷其惠蕭公大梁人通敏有才器撫事有方略凡學院廟壇之宜葺者皆以次而舉此祠殆其一也良既納交二公頗知作祠之始末而又重以父老之言國光之請因不辭而紀之且為迎享送神樂歌三章俾歌以祀神其辭曰

望天門竢神蹕靈之來光景溢雲為軿霓為旌儳若有靡象形禮已交誠既感享維德非可薦

右迎神樂歌一章

暾將出夜既艾靈之留神哉沛烟燎升羽籥鳴牲幣舉黍稷馨靈是娛歆精祀鑒民衷錫繁祉

右享神樂歌一章

樂度周禮容備靈之歸福祚至陰沴息陽德宣粒我民屢豐年民報事益無怠歌我詩其千載

右送神樂歌一章

趙氏尊序堂碑

趙氏汴人也自武節大夫士翮隨宋渡江居睦州已而武節之子保義郎不玷添監浦江稅務故又為浦江人保義生三子曰訓武郎善連曰武經郎善近曰武經郎善邃浦江諸趙稱三派之子孫者是其後也趙氏自宋攺物而其族巳衰顀今七十年間能緜其宗允而弗墜者益鮮保義之六世孫永新守大訥因念夫趙宗之鬼

餒焉而不食也乃思闢堂以祭享之先是永新之曾從祖修職郎汝儻亦以無子而死後之人以其所居廳事為黄冠者祠祠之後堂則虚而弗居遂即其堂治為祭享之所春秋有事則割田若干畝歸之以供其費堂成扁曰尊序嗟乎趙氏自保義從居以來傳圭襲葢嘗烜赫百年矣即一旦衰雖弱子單孫之祭有不能享顧瞻庭宇行道咨嗟又豈所以思惟本源慰荅宗親之義哉永新於此乃能盡焉感念因其故宇而作斯堂使春秋

之祀既廢而復舉可謂以義起禮者矣雖然作之非難而守之為良難為永新之子孫者其尚敬承乃志以延裕於無窮可也乃作詩曰

趙居汴京為宋宗親世襲官封有社有民越武節君始失故所從宋于南嚴陵是處保義筮仕于浦之陽遂奠其居持持屋牆亳社既墟宗枝亦悴故鬼久飢聞者興喟厥有孝孫知孝之元既豐其流乃羨其源仙巖之南江浦之北歸哉斯堂孝孫是闢孝孫來享來拜斯堂肩

臑脩潔黍稷馨香登堂受胙孝孫有祐延畀後人永尊厥序匪尊厥序曰報爾先豚辭貞石百世斯傳

贊

浦陽五賢贊 并序

天地之間有至鉅而無配者道也人能心會而身履之口誦而書存之則必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非江海而潤非雨露而澤非日月霜雪而光華嚴厲其所著見於後世者固將弊穹壤亘古今而不窮

買金石蹈水火而不滅矣余嘗考之於經稽之於史求其如斯人者恒曠數十世而一見越數百里而一得浦江有縣歷年至淺而受地至狹非有數十世之久數百里之遠而乃得其五人焉何其盛哉五人者曰孝子陳公助教節愍二梅公忠惠王公待制柳公也孝子不知何時人能服勤孝道當二親之亡哀哭弗輟以衰麻終其身每即墓奠肴果烏鳥爲之不啄助教當宋宣和初攝處之松陽丞已而盜發青溪東

南諸郡縣咸望風横潰公獨嬰城自守以死殉國節

愍於靖康之際為户部尚書當金人入寇劫質天子

竟乃不勝忠憤率衆數十萬謀夜擣其營迎歸二帝

事泄而死忠恵克明正學歷疏諸經及登嘉定甲科

遂以及人為務立朝居郡綽有可稱勁節髙風至今

熟在人口待制問道文安金公上遡朱子之學亦既

身逢盛世以文華國四方學者稱之至與虞揭黄三

先生齊名嗚呼五公之卓卓如此豈非所謂有道之

士哉豈非所謂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者哉
使其大施諸用以殫夫潤澤光華嚴厲之功其所著
見可勝既哉雖其不克大用亦豈弊穹壤亘古今而
有窮貫金石蹈水火而有滅者哉如良者固不足以
灼見五公之所緼然觀陳公之事親則未嘗不稱其
孝觀二梅公之事君則未嘗不歎其忠觀王柳二公
之為人則未嘗不慕其學以稱其孝歎其忠慕其學
之心可無一言擬諸形容哉借令曠數十世之久越

數百里之遠猶將低徊企想以稱述其萬一而況近在二百年之内百里之間哉昔梁肅李華之於四皓也時之相後如是其久地之相去如是其遠及作為贊辭以致歆羡之意識者尚或稱之良雖不敏既獲覩出五公之鄉接其風聲氣澤而頌聲不作人其謂何用敢勉竭駑力各為贊一章以朗前人光韻之美以伸後學嚮慕之私然以孝為百行之先故用陳公為贊首自餘四公則從其世次而列見焉

孝子陳公 太竭

倬彼孝思天經地義我公履之式昭厥懿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公於斯時病股痛鉅乃號穹旻口無停聲月益歲增有悴其形衰斬三年古訓是程曾不為就終身煢煢人亦有言孝行之至可通神明可感異類粵惟我公天相乃志肴果每陳烏烏飈去昔秦顏生同出其鄉亦以孝感烏吻為傷公雖後起其德則似令聞令望曷其有已千秋萬祀永稱孝子配彼顏氏

助教梅公浴

浴爾梅公溫溫而恭恂恂而忠有大雅遺風遭世中危適彼寇鋒牧適令適以公折衝公謀既決遂往式遏乃以柔和化為猛烈亦既載旆亦既建節如火之熱如冰之裂力有不支猶驅義師怒目張膽以死自期曰身可殺義不可虧帝曰爾浴古之烈士肆命之䘵併禄其子以愧蚩蚩而惜一死人誰不死死貴合義惟我梅公以死拄世前聖有云殺身成仁夫豈彼人而盡不聞

節愍梅公　執禮

於彼出日其光燉燉妖氛一襲天地為昏有飈獰然勢豁九門飛廉不將天步斯屯宋有社稷繼五季而國不知不識咸順帝則彼豕忽突大邦為敵血戰未息二帝奄北𤛓𤛓梅公從此奮激指心誓天顧出機先手除群穢捧轂南轅既柬我鉞既脂我舝致天之罰則莫我敢遏如彼颷風其勢猋發將埽氛昏陽光有赫事泄群庸力屈强兇生義死忠嗚呼梅公

忠惠王公 萬

犖犖王公碩學粹行以道律身以德施政輪對之明見之於立朝宣化之美見之於為郡帝嘉乃烈俾居言責獻可替否嶷嶷額額諸史之罪上通於天奏章一抗正氣凛然不忍涜季老奸擅世遂舍而去流水莫繫帝謂王公有遺直之風錫之土田以旌其忠至今言者猶為震恭在宋嘉定士俗靡振公獨屹然進退以正其進也如振鷺之在庭其退也如飛鴻之入冥逸類超倫舉世

未聞

待制柳公 貫

朱學之傳至於文安四葉緜緜公得其師猶水有源際玆休明儒雅勃興乃以所挾揚於帝廷帝嘉其能俾居搢紳與鴻碩為倫莫之與京於樂辟雍曰公是宗髦士三千于于而從頌臺有禮公訂古始佐明文治成我皇之志大江以西政闕教弛武子之澤一墜於地公往化之有若時雨歸卧窮山甫十五年流水去住浮雲往還

鋒車薦至乃掌帝制惟公出處闗時隆替出與時行處與道俱翛爾岐陽之鳳忽焉空谷之駒千載曷窺蜀山巍巍

廉齋宋先生像贊

以公為優於德耶則其才學之奕然者固已披豁乎胷也以公為優於才耶則其德性之粹然者固已充溢乎顏容也以公為才德之兩優耶則其所以自處之者又若不有於其躬也夫德者乃才之所資以發而才者乃德

之所賴以充也二者皆公之所有而謂公之自有其有者曾不足以知公者也嗚呼若公者其殆有若無實若虛以庶幾夫顏氏子之遺風者乎

趙敬德畫像贊

卓哉趙君曰敬德氏英英以豪表表而偉視古今如一時謂天地猶一體以孔孟為師友以王謝為兄弟彼區區之斗筲曾不足以涗巳凡是胸次之豁達一皆浩氣之所致故其為文也直欲凌韓而駕柳其為詩也亦且

超杜而逼李然而著述之富固已見誇於當世之老成至於氣岸之高則或召非於鄉閭之小子彼惟惡直而醜正遂爾駕尤而騰毀夷考其中之所存君益庶幾乎無媿此其所以交之久者知之深知之深者信之至觀夫丹青是僅得其一二矣

趙楞菴像贊

澤可以及物而身不必貴德可以惠後而家不必裕孰謂斯人祇局於藝苟施澤之益厚又知德之逾真誠無

媿韓伯休之行已宋清之為人

箴

諫官箴 并序

諫之道有五而諷諫為之首孔子亦曰吾從於諷諫焉諷諫也者謂君父有過而難言之故或托興以見乎詞或假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日遷於善也是則職諫事者又豈在乎過直以激怒哉亦曰婉以導之巽以告之期於必聽而已耳何為其然也當其一

是一非錯然相間而欲使之更革其所行必且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戾於情自非至公至明之君孰能樂聽之哉以不樂聽之言顧乃冒雷霆犯顔色而弗忌其不投畀鑊而觸刀鋸者幾希矣今夫富貴寵榮人之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之所不能甘也苟或昧之而不計豈不甚可病哉所可病者非止病其身之危也亦以病吾言之不卒聽也非止病吾言之不聽也亦所以病吾君也既有以病吾身而又有

以病吾君君子亦何取於斯焉作諫官箴其詞曰

於惟我國稽古建官凡是職司莫諫為難諫不欲逆亦不欲縣逆則罔從縣則靡究所貴婉巽不大聲色匪攻彼暗惟導彼明以善間惡猶火背水火盛水消善勝惡止盡不燕閒乃陳我言乃遏其萌乃迎其端諷而不廹我言斯聽陷而不避我其隕命勿謂逆鱗可得而批折檻之諫或以為過訐勿謂鯁骨可售吾直斷鞅之諫或以為過激齊有晏子格君孔多欲罷大臺乃飲而歌䰟

有閻没亦云善諫欲辭梗陽乃饋而歎過既無迹諫亦無形藹然千載德譽愈榮嗟爾後人盍視前式苟視前式惟晏閻是則爰考爾官用規爾箴爾如不懲亦獨何心

喜聞過齋箴 并序

古之人苟有過焉必喜人規故其德日滋今之人苟有過焉必忌人知故其德日隳嗚呼生今之世而可不思古之時乎詩以箴之其殆庶幾也已箴曰

言與道違行與道背維背維違斯過之大過豈有小大
由小積過小而為終累大德人誰無過改之乃宜勿病
不改病其不知知之為美匪聞曷以我過我聞改之斯
易何以喻我聞過之因獨形於喜過乃可聞苟挾我行
苟持我言悻然自好莫之敢干彼非我兄彼非我父孰
肯拂心以貫我怒宜喜而怒宜愛而憎我曾不寤我過
易懲惟古仲由喜於聞過赫然千載令名愈播嗟我後
人盍視前規惟仲由是師既榜我齋又箴我銘有或不

慎亦忝所生

銘

具慶堂銘并序

范陽衛立本扁其奉親之堂曰具慶浦江戴良為之

銘

我之生矣孰揆厥初惟父與母載育此軀亦既冠屨方

趾圓顱可忘孝養慚彼孝烏我觀世間是心孰無有懷

二親莫或具俱今而既具其樂何如衆服不頗大冠我

巍偕老一堂載歡載娛棨棨門子白華綷䌀馨爾晨殽
潔爾夕蔬其殽維何有鱉有魚其蔬維何伊筍及蒲登
堂奉觴氣和色愉式拜且舞亹亹忘劬禮則罔愆孝豈
有餘何彼憸人弗此之圖豈無富貴碩大且訏或被輕
裘或駕文車是或不思胡寧勝余亦有士子左圖右書
取青媲白抉摘芻蕪苟虧是道何異賤儒相彼凡行疇
其獨殊關血通氣惟父母且此而克孝罔有加諸顯顯
衛氏世號雙珠爰樂具慶用扁室廬小子不敏勒辭座

隅尚慎旃哉永世弗渝

辭

鄭梴冠字祝辭有序

義門鄭伯陽將冠其長子梴亦既筮得穆日乃以其從祖貞和先生之命宿賓於同里戴良良因屢辭不敢貞和曰願吾子之終教之也遂往與玆酌醴且本商頌松桷有梴之義製其字曰叔高而祝之以辭曰

猗歟那歟噲噲其正誰闢斯廬我寢我成寢其成矣羣

材彙征惟梃者㮨獨爾髙乗可陵沆瀣可摘日星俯瞰千仞危而不傾我覿是木産彼幽垌一朝效用巨細必登居下而汙闇闋是丁甲而甚力曰為旅楹閈閎户牖闌楯檻欂冗㣲瑣屑僅脫薪蒸彼哉梁棟固莫與京茍任之重亦懼弗勝豈若斯㮨夐出杳冥衆木仰視靡或不承獲躋登兹伊誰之令惟材之長乃髙其升靖惟我人同具是形及其用世或重或輕或幽而辱或顯而榮何異此木以材自呈爾生鄭梃今既弱齡寧復處卑不

是之懲以兹吉日具弁於庭曰加爾首俾棄孩嬰本諸
詩義考諸禮經字爾叔高式敬爾名爾其自今毋替厥
稱苟材孔長會處高明矧爾孝義九世繩繩皇用褒之
有爽門㫌既當承宗奉此嘗烝猶桷梴然衆木所憑一
不自持載騫載崩兢兢業業孝道乃興又況是道古語
有徵曰先百行惟孝為能人克履之實洪厥聲所處之
高舍此曷營幸祇訓辭勿忝所生我言匪陋惟聖道之
程

論

論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以元勳近戚輔相三朝竟乃坐視武氏之姦而莫之或救卒以殉之觀其事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方太宗建儲之際固以疑晉王之懦弱而有意於吳王恪矣無忌乃為之擁護晉王而踈恪豈不以晉王為己之出而欲藉之以長保富貴故耶太宗且死無忌遂以遺命立晉王既又陷恪以罪而誅之無忌於此亦可謂計

出萬全矣殊不知害已著乃不在於恪而在於晉王之武氏也武氏陷無忌以反固不異於無忌之陷恪以逆若武於此時明恪之寃而以搆害元徳䟦棄宗親戮之無忌其謂何無忌此舉又豈止禍及一身而已雖唐室之衰亦未必不自此始也何則恪之在諸王中誠英果人也使恪而不死於無忌之手則武氏之姦心猶有所忌也夫惟武氏之無所忌而後李氏之子孫無遺類矣唐之衰也又豈待於易姓改號之日而見之哉嗟乎以

無忌之才猶乃一舉而家國俱亡則彼大臣之謀國而欲一出於智力信不可矣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余讀唐史至太宗六月四日事為之喟然太息嗟乎以太宗之英武好名而卒定計於秦府群小惜哉太宗首倡非常之謀以戡定海宇則高祖之有天下誠太宗之功也雖然立子以長不以功高祖之欲傳位於太宗固義有不可而太宗之屢辭不受者豈亦有見於此乎由

是而觀則太宗之心固已灼知大義之所在矣其後卒至喋血禁門貽譏萬世而不顧者亦由房杜二人陷之而然耳豈獨房杜哉當是時太宗既誅巢隱一二近臣惟勸其釋甲以就刑可也若高祖念其事非得已而原之然後輔之以圖後功亦可也竟乃釋此不為而尉遲敬德者方乃擐甲持矛直至上前借曰恐其驚動上意亦何事於矛甲哉敬德此舉直恐高祖之怒心一發且將不利於太宗故特假此以廹脅之使高祖於此不幸

偶如其所料則敬德之矛寧無所施乎尚賴高祖隱忍而曲全之故得深潛而不發耳雖然苟非蕭瑀陳叔達輩為之陰移其所向則高祖寧不逆探其本心耶設有以逆探其本心執付大理以論罪太宗將何說之辭秦府群小之不忠於所事乃至此也噫此輩未足深恨太宗為一代賢君亦從之而不疑何其悲哉

論王珪

諫君有道乎曰有人心亦各有所蔽有所明故善諫者

常不攻其蔽而惟導其明使之自悟而已矣是故自其所蔽而攻之則言難入而聽者厭自其所明而導之則不必苦口正言但微中而紛已解此益諫君之道也王珪諫太宗出王瑗之妻其庶幾知此者乎夫好色乃太宗之所蔽而懼亡則太宗之所明故珪必先論王瑗得妻之由而後以郭公善善之事告之則太宗之祛所蔽也有不待其辭之畢矣當是時使珪厲聲正色曰此姬必不當取此姬必不可留彼方溺於聲色之娛而惑其

出言之暴也其宵不旋踵而遽出乎褚遂良在唐室號
稱王魏之亞然當高宗立武后之際遂良為之叩頭出
血而帝心終不之回者無他故焉蓋高宗之蔽在於嬖
寵武后而遂良方且逆其所蔽而攻之其能痛抑而悅
從哉適足以殺其身而巳矣嗚呼遂良之忠則盛矣語
其才猶在王珪下也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終无
咎然則王珪其賢乎

說

容齋說

大梁劉侯官浦江之始年嘗即其所居西偏之室治為宴息之所而名曰容齋越明年部使者武威余闕公行縣於是嘉劉侯之能大其德也為特書以題之劉侯圖侈公賜亦既鏤版揭諸楣間復俾縣人戴良為文以廣其說良曰嗚呼是尚有待於余言哉侯之自北而南亦嘗觀夫泰山之與南海矣有石稜稜或裂或崩如鵠之飛如羊之蹲隕而若星凝而若雲變怪奇崛不得而具

論有土黒赤有木棘櫟栽𧃝栽𤺋不埏不埴梓匠之所
棄捐陶冶之所屏斥又有鴟鴞鷹隼之禽貙豻虎豹之
獸號鳴飛走怒爭狠鬭喧騰乎左右凡是數者宜在所
不容而泰山實藏之有溝有渠有汙有滎瓜蔓而流負
羽不勝難任我舟難濯我纓亦有蛇虺蛟鼉噴浪乘濤
含沙蜮石射影衝波騬馬黿躍水兕雷咆揚鰭而掉尾
閃舌而呀齒噓腥而吐穢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南
海實納之故能峷嵂嵯峩嵎嵎磝磝超出萬類特立九

霄雲雨蒸騰風雷蕩摩天下莫與爭其高汪洋洄渟渺
渺沄沄其下無底其旁無垠顛倒日月浸潤乾坤天下
莫與爭其深由是觀之泰山也南海也所以能致其高
與深者以其有容也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殆謂是
歟今夫邱陵非不穹然高也然不得與泰山並高者由
其容之者小也沼沚非不淵然深也然不得與南海並
深者由其容之者淺也故論容德之極而至與泰山之
與南海止矣古之君子不褊淺以為量惟含忍以為容

掩垢匿瑕以大其德故曰有容德乃大又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是葢無異乎泰山南海也侯能登泰山以求其所以高臨南海以求其所以深則容之為義得矣容將以大其德也德之大舍泰山與南海孰得而方之侯於此思無愧焉可也而尚有待於余言哉而尚有待於余言哉侯名師稷字之佐大梁名家有文學而尤粹於行治家治人一本於寛人稱為長者云

說佩 送義門鄭仲舒

詩不云乎雜佩以贈之則佩者葢古所以贈人而勉之以取法者也令仲舒之行亦既無佩之可贈獨為之說以告之何如仲舒曰是余之志也乃作而言曰仲舒其知是佩之說乎上俯而下承中鋭而旁曲也上而不俯則無以綴下下而不承則無以係上中不鋭則不能以有擊旁不曲則不能以有受居乎上者珩居乎下者衡牙之與璜也珩言其俯衡牙與璜言其承也衡牙居中而能鋭璜居旁而能曲也合是三者所以具為佩之制

而為君子之所法焉者也若夫資以係上而中貫之者瑀資以綴下而旁貫之者琚錯乎琚瑀者珠聯乎琚瑀與珠者綬一皆參居乎三者之間而非其要也非其要者謂不為君子之所取法也必居子之所取法而後可則雖有環以召之有玦以絶之有金以寒之有象以文之有觿以示其事有韘以表其用有韋以戒其性之急有弦以警其志之緩亦皆不足以言佩也是葢超居乎三者之外而非其類也非其要而猶待是以成佩者以

其能安是佩於君子也非其類而猶冒之以為佩者以其能存是佩於君子也然所以得為佩之正而為君子之所取法者則惟三者為然也三者之所以能然者亦在乎上俯而下承中鋭而旁曲也令仲舒與其兄仲幾弟仲潛三人者懐玉而逺遊抱器而效用太師大丞相見而奇之因館置府下十餘載其所以貴重之者往往有異於他士後雖薦達之以有禄位於朝然亦不使逺違乎左右葢凡治己治人之道恒欲資之而有助焉則

夫三人之見取於大丞相者豈不猶斯佩之見取於君子矣乎三人者誠能俯乎其民若珩之有綴承乎其君若璜與衝牙之有係銳以去惡若衝牙之有擊曲以納善若璜之有受吾見其示法於君子也其亦異乎琚瑀珠綬者矣其亦異乎環玦金象觿韘韋弦者矣雖然珩也璜也衝牙也非生而有之也必待君子者而為之制然後俯焉而俯承焉而承銳焉而銳曲焉而曲以克成乎其為佩也然則三人之不愧於斯佩者豈非由我大

丞相有以玉成之乎而三人者其尚益守乃職以期無負乎大丞相可也三人與良皆友善而仲舒為尤厚今仲舒以三年之喪畢奉大丞相之命還京良益望其有以見法於君子也故於其行為之說佩以贈

書

答徐進明書

比辱函書為贄欲相與以質其所學僕既愚無似又且齒弱而身賤其素所為未有足稱其取信於人人亦未

嘗有以是事資於僕者今足下乃獨冐然及之其亦何所取擇耶豈足下之有取於僕者徒以其鄉多先生長者遂謂能得其學而有可以及人者耶是殆不然人之為學固由於先生長者而後得然未可以是而必其有學也通都之市有大賈焉所以聚天下之貨寶通遠近之有無當市門之晝開也鄉之人持資而求寶者至矣遠方之人持資而求寶者亦至矣而大賈者因為之出其寶以權其價價之合也則梱載而去之其不合也則

倒橐垂囊攘臂而空出方是時又奚暇問其鄉之人與其遠方之人哉今夫先生長者之於學亦猶大賈之於寶也大賈之於寶不能偏私於鄉人先生長者之於學又豈能獨厚於其鄉哉由是觀之則君子之論人當取其人之賢而不必惟其鄉之信亦已明矣若不問其人之賢而惟以其鄉之信則是孔孟之里皆可以為聖賢盧鄭之鄰皆可以為醫卜西子之國皆可以充後宮師曠之邦皆可以備工瞽伊傅之黨人皆可以輔相於明

王孫吳之邑子皆可以雪恥於强敵矣其在物也則麒麟之藪皆可以稱仁獸鳳凰之苑皆可以名神鳥翡翠之囿皆可以言珍禽騂騮之櫪皆可以目良馬矣夫蘭茝之谷蕭艾茂焉杞梓之林荆棘出焉蓬生於麻薪錯於楚物之不繫於其類也久矣又可以其善者而遂信其不善者哉考之於人既如彼求之於物又如此而足下之於僕顧乃不問其可否不論其是非徒見其鄉之多賢即謂其人之必賢其亦取擇之不審矣取擇之不

審已不可用之於交好况欲相與以質所學耶夫質之云者為師者之事也師自柳河東已不敢當是名矣而返以施於僕使僕有過於河東者乃可為足下師若猶未也則是佞譽誣諛妄加是名以相欺耳縱僕樂足下之佞譽昧足下之誣諛輒受是名而不辭然於足下亦何所增加哉足下固非佞譽誣諛之人特以過信之故不覺其偶類耳僕之屑屑云爾者亦欲足下之審擇所與以益其所學非敢過為訐直以相角鬬也足下苟以

前者之所陳比物引類曲喻而旁譬之則有以曉僕之
意矣適有小病不能親書幸察

上蘇伯脩叅政書 代柳致明

某比承姚掾史傳示鈞喻需及先子遺稿悲喜感作交
動於中循想累日無所容措伏念先子自受學以來即
援筆為文章溦搜靜索脇不沾席者五十有餘年此其
志豈不欲藉是以自託不朽哉顧以奠於蹇剝既壯而
羈窮未老而閒退業愈習而家愈貧名愈聞而身愈困

迨至暮年方僅僅一起而疾病祟之遂以殞命其等奔號數千里迎櫬遠歸而家事益落由是送死養生百冗叢聚神傷氣悖衆念昏忘故其遺稿之在篋笥者未暇整次成帙以顯揚先志其竊聞之士子之在當世生雖不偶死而垂聲者有矣故揚雄没而法言始行馬遷生而史記未振文字之傳恒在既死之後也然非得大君子為之發揚以振聳其視聽則亦不能因其文以永其聲矣先子之亡行且十載遺文之傳此惟其時而卒湮

没之若是者或者以為未得大君子為之發揚也閤下以厚德縟文為善類所依歸其所以嘉惠士子振起幽滯者往往而是況先子在日又嘗曳裾門牆之下脩容屏息之間故相善也則夫大君子者不求之閤下將安求乎借使閤下方執政於朝越在數千里之遠猶將跋涉山川踰淮泝河而進況當近蒞浙省統有方隅而某也幸獲以編人齒於治内不於斯時露其所藏以希大君子一顧之重是果於陋劣無志其為不孝甚矣用敢

探其所著詩文合四十四卷惶恐獻上倘蒙不遺雅故念及朽骨施恩惠於既死發幽隱之耿光則是文之傳雖未能如法言史記之盛行而死後垂聲亦有以少伸先子之志矣使先子而有知寧不銜感於地下乎某雖區區無似而結草之報此心昭然尚當課其子姓世誦名徳以無忘大造惟閤下垂憫焉干冒威嚴伏增戰越

某再拜

九靈山房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靈山房集卷五 六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舉人臣曹夢齡

九靈山房集卷五

元　戴良　撰

山居稿第五

記

浦江縣修學記

浦江之在婺最爾縣也而制宜有學治門之東南其學在焉然歲久且壞比數十年雖屢加繕理而僅取苟完無經久意今縣大夫始至乃喟然興歎謂學之所急惟

田與廬令監縣康侯阿尼雅巴哈既嘗歸其侵疆矣顧茲屋廬之圮壓吾得辭其責哉遂與主簿劉侯師稷合謀修治而俾教諭祝君應昇宣其勞應昇既受命即為禮致治經之士張天錫吳實飭材徵工率先凡役而他有籍於學者因皆相勵而趨為之自殿庭門廡以逮泮池論堂齋舍牆垣廩庾庖湢之屬悉皆易獘為良有加於昔始事至正辛卯之秋九月及冬十一月而成於是應昇暨學之耆碩方先生樗相與屬筆於良以記其役良

屢謝非其人不獲命乃記之曰春秋之法凡一工役之興必備書以示譏盎所以重民力也若僖公之修泮宮固亦嘗用其民力矣考之於經乃不與南門諸役者並存豈不以學校為有國之先務而僖公修之實為其所當為哉為其所當為而不書雖謂見與於春秋可也嗚呼僖公不可作矣今縣大夫之能若是不亦僖公之徒歟然僖公之修泮宮也魯人嘗作泮水之詩以頌之先儒孔氏發詩人之意不特謂僖公能修其宮又謂僖公

能修其化是則所謂修者豈止乎棟宇之岧嶢丹艧之華鮮而已哉亦曰有政焉耳縣大夫又當思所以圖之而無媿乎僖公可也泮水之詩其首章有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縣大夫之嘉惠吾邑之士者至矣其二章有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吾邑之士尚於縣大夫而重有望焉縣大夫大梁人名文質字彬祥姓蕭氏以儒林郎來為令官未幾治三皇廟葺故所有書院月泉上尋興是役以嘉來學是可謂知為政者矣

黃氏歸田記

諸暨東行六十里是為孝義鄉為其鄉之望者曰黃君松松故儒家由科第居顯宦者若干人而百年之喬木嘗盛矣及一旦衰松之孫某遂以愚騃盡廢其先業至以百金産償易一醉飽富豪之家爭為巧計圖之而族人之無賴者又從而鼓扇其間以故田凡八百餘畝屋凡二百餘楹無一步一椽存者維揚樂侯來署州事行視州境遂察知其獘一日召買産之家及某立庭下歷

以古者仁厚之化義禮之俗開陳之而且反躬念過至於泣下衆因俯伏首實告曰惟賢侯命是從至夜漏半侯復列香炬對天誓衆俾伸者右抑者左衆又悅服當右者右當左者左於是冒取者償其業低直者益其金入則贖其質田之應期者曾不滿一月不啻一入得田如干畝屋如干楹歸其家俾其母妻弟姪之散亡他處者咸群居聚食如家之盛時侯猶慮其久而莫繼也益選宗親之富而賢曰義曰鏞者以掌出入之數而且

經紀其家事於是義與鏞及凡黄氏之族莫不德侯之
為願得余文記之庶幾永侯之德於無窮乃以張君辰
所序事介宋君時憲以請嗚呼若侯者其賢於世吏遠
矣蓋自授田之法壞而兼幷之俗興富右豪强乘民之
愚以襲取其家業者有矣然民未甚病也迨夫聽訟之
吏出焉考覈之不明剖決之靡中搆辭累歲而元姦宿
猾因舞手以規民而民始病矣世吏之不賢其重病民
多如此由是而言則為侯之民者雖不幸遭家之中變

其亦庶乎無憾焉昔韓延壽守左馮翊時民有訟田者延壽為之引咎自責其民深自悔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史書其事至於今傳之俟之此舉固史臣之所取而後世之所宜傳也其可記以永久者有不在余文矣

自得其樂齋記

金華朱原良以自得其樂名所居之齋禮部尚書達布哈公嘗為書之間乞余言以記之余則復於君曰君之

所樂可得而聞之乎凡世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為物至夥崑崙之玉南海之珠涪水之金蜀之文繡象犀虎豹之齒角皮革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重珪累組高牙大纛以至狐貉之裘瑚璉之器萬鍾千駟之奉列鼎之食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然則君之所樂者可得而知矣湯之盤禹之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石刻師曠之琴孔子之文章與夫漢魏隋唐之桓碑彝器

銘詩記序下及古文篆籀分隷諸家之字書皆可喜可玩而昔人之所以深樂之者也世人之所樂者非君之所取則昔人之所取者必君之所甚樂也然昔人之樂亦豈易哉君惟視世人之可樂者不一動其心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世之人能致其樂矣而其不得兼焉者獨昔人之樂耳惟世之人不得兼然後君得以取之而自得亦豈偶然也哉雖然余甞因君之樂以求夫聖賢之所謂樂者矣聖賢之所樂者葢樂乎其內也非以其

在外者言之也樂乎其內者道也則凡在外之物孰得而加之哉斯樂也孔子得之顏淵繼之顏淵没得之者鮮矣然則君之所得者其亦有得於此否乎苟得之人且謂之有道之士矣君曰某不敏敢不敬蚤夜求從子之教遂書其本末以為記

樂善堂記

東粤王君和陽人雖累歲崎嶇戎馬間然雅意不忘交友嘗於所寓闢堂曰樂善以延天下之善士於是一時

知名之彦咸喜從之遊每風晨月夕則相與坐堂上或談性命道德之輿或論古今人事之得失民生之利害或雅歌投壺彈棋擊筑以盡其歡忻其所與遊而最密者如劉君伯温章君三益胡君仲申皆嘗獲登斯堂為文以頌君之美君猶以為未足而復乞言於余余聞之駭且愧焉鄙人於善無所聞君之所樂者烏得而知之縱知之又豈能出於三君所言之外哉雖然三君之文皆以樂乎在已之善言之也予則以為君之闢斯堂也

固將以延天下之士矣則君之所樂者固樂乎天下之善也而豈一己云乎哉請得而卒言之可乎夫世之所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為類衆矣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惟在乎天下之善也以天下之善為可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叔向之在晉樂乎駿茷之善而用之也鮑叔之在齊樂乎管仲之善而舉之也樂官屬丞吏之善而進之者鄭當時也樂兩龔兩唐之善而奬之者何武也以至孔融之闡善必薦陸慘

之樂善孜孜是皆以天下之善而樂之也天下之善一也惟得其位則用之舉之奬之進之薦之不得其位則樂之而已今君猶未得乎其位者也以是為樂不亦宜乎雖然君之樂乎天下之善者固將以成夫一已之善也成夫一已之善則人之樂於君者亦多矣故君之出入軍旅非一日求其同列有陥其父母者矣有踣其妻子者矣有鋒鏑其身者矣今君之父母既皆以令終而其妻子則固自若也身之無恙則猶前日也此皆樂善

之效也彼之不能以若是者蓋以其所樂者富與貴耳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樂之深也故其毒愈深猩猩之樂於酒魚之樂於餌彼豈知其為亡身之具哉由是而言則君之賢於人亦遠矣傳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尚亦有利哉予敢以是為君慶君曰予言信矣雖然某也不敢當不敢當則請書之壁間朝夕鑒觀焉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先生没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黄公為著石表辭一通凡

若干言良得而讀之未嘗不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先生家湞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而先府君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得先生之文以為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爾而德之藴於躬者人未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温如春風肅如秋霜粲如雲霞之卷舒凝如崖嶂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

可撓也以之正家而家齊以之涖官而官治蓋將無所
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
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既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
歷敘而鋪張之後之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
於形容又曷足以致是哉良故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
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視公為何如哉公少先生七歲而
其出游於耆老成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仕
中外也又未始不與之相先後是蓋交友中之最親且

久者惟其交也久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曰余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黄公我死必求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先生之望哉先生之子旨將刻公所著表辭於荆山之阡良因書公之所以知先生者附見於碑陰世欲求先生之為人更當有考於斯

右脩禊詩一卷予友宋先生景濂為之序嗚呼景濂之為此序不既至矣乎自晉以來序修禊者多矣其為古今所共取莫若王右軍然右軍之言亦不過區區生死之間惜時序之迭遷歎斯人之易老於以致其感慨之情耳至於聖賢之大道則固未之有及也惟其莫及於道也遂致晉之士習卒以不振清虛勝而禮法衰曠達興而名檢廢雖謝安之功業可尚孫綽之問學足稱然其雅好游談耽嗜華藻亦不免於君子之所譏原其故

右軍豈得辭其責哉今景濂則不然懼斯道之不聞而末俗之益媮也既以舞雩之詠勗之復以山陰之集戒之終篇數語凜乎其可畏嗚呼使晉諸人而聞此咸以惜時歎老之心而為汲汲求道之舉則當時士習寧有不振者乎獨恨景濂不生於彼時不得與之言又恨晉諸人不生於今不及取衷景濂之論也雖然晉之諸人亦既於道無聞矣則凡諸君之有聞於景濂者又可不思所以自勉哉苟不以之而自勉則雖功業如謝安問

學如孫綽亦非君子之所予况未必爾乎諸君於此惟究心焉可也良也不敏然嘗叨與斯會矣故於景濂之言不能不有慨於其心申繹其意於末簡葢所以勉諸君而且以自勉焉爾

序

經筵録後序

經筵檢討鄭君仲舒裒其所進勸講之文若干篇為一卷題之曰經筵録攜歸浦陽山中屬良序之良以古之

聖王雖有聰明敏達之資然至其成德則未嘗不由學而致是以高宗之在殷也三年弗言恭默思道其質亦既美矣而傅說告之乃更勤勤講學之勉載諸說命之篇者不曰學於古訓則曰惟斅學半不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曰念終始典於學豈不以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必也質美而學修然後所造為益深所積為益厚而聖德之成有不期然而然矣豈惟高宗唐虞三代之君莫不盡然故揚子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

汲汲其已久矣斯言豈欺我哉然自周衰已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成其德為人臣者莫知勉其君以學先王之道上下之間一皆卑近淺陋以各趨所便其能卓然於當時者惟漢之文宣唐之太宗耳然而此三君者亦不過以近美之質發為一代之治至於為學則曾未之及故其所就僅有以賢於後世之庸主若論唐虞三代之盛德則邈乎其遠矣由是觀之帝王之聖否其不繫於講學之興廢哉今天子寬仁明

睿天性自然踐阼以來務遵節儉食非而衣綈臺卑而圃小不溺情於便嬖不惑志於遊畋可謂有不世出之資矣然猶痛念漢唐失學之弊慨然欲上追唐虞三代遐遠之迹廌開經筵以訪多士自大丞相而下及凡侍從宰執之有與於勸講者莫不畢趨禁近俾得推演化原以講求其意舉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説至於講文之作則檢討職也居是職如仲舒者又極一時之選故其所進悉皆不以卑近淺陋為言其所言者無非先

王之至道然又論議詳明情辭懇切有足以感動其聖
心每一勸講間必為之首肯者數四嗚呼仲舒等之盡
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書傳所載講學之事
乎此非唐虞三代之君臣乎昔伊川程子之在元祐講
筵屢嘗以正心之說為聖學之勉紫陽朱子之在淳熙
經幄亦嘗以誠敬之言為聖學之勸然皆不能見聽於
時君徒以一誦而遂罷今仲舒是録既無愧乎二子之
所陳而又因緣勸講之臣以悟當宁之聽卒使海宇之

內陰被其賜而不知可謂奇逢幸會千載一時而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嗚呼吾黨之士以其文字見知於世難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當人主講學之時則夫後世讀仲舒之文者必將欷歔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為難遇而是録之傳非徒表仲舒於不朽然且有以明天子之盛德於無窮矣仲舒名濤世居浦江之白麟溪上兄弟二人俱通籍禁中為時所稱云

送葉贊玉序

昌黎韓子嘗謂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豈不信然歟廣信為郡西連江右南控閩粤而玉山冰溪之勝又盤旋乎左右故其清淑之氣每鍾而為人西京而下唐宋為盛唐姑不論宋渡江後如陳公康伯以中興事業著見一時謝公疊山以風節行義照耀千古他若俞公大雅則以紫陽高弟為後學所宗師而傅公季魯又以象山門人為當世所貴重嗚呼是果何以致是哉葢山川之所

鍾往往見之於是郡故也我國家混一以來是郡人物之衆固未易一二數余所託交者則有葉君贊玉葉君才高而學廣上而羣經叢史下而廋辭僻句靡不悉該善議論能文辭甲申間甞以禮記髙選貢於鄉有司用新例授婺之月泉山長到官未幾新祭器之朽弊者復土田之侵奪者屏學徒之貪蠧者於是會集儕流招徠學子為之敷揚先聖人之道三年政成受代而歸邦之人士咸相率賦詩以惜其去不以良之固陋俾為之序

嗚呼若葉君者殆向所謂魁竒忠信才德之民非耶則
夫廣信之地靈人傑固非陳謝輩所能獨當也余猶恨
葉君居陳謝二公之鄉其才與學又不在陳謝二公下
乃不能如二公之得位行道以自見於時顧獨抱其遺
經而於朱陸之門弟子有志焉不亦重可惜乎雖然海
内寧謐日久皇上鋭意儒術日與二三學士大夫講議
經帷以復二帝三王之治葉君固將自是登名吏部進
之館閣以共圖太平他日見諸行事亦豈在陳謝二公

後哉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鍾秀於葉君厚矣又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葉君尚奮乃志以無負山川之所鍾可也余既喜廣信之代不乏人而又嘉葉君之克繼前武故因序詩而併致其期望之私若此云

喜雨詩序

至正辛卯夏六月大梁蕭君來治婺之浦江時境内已彌月不雨民心弗寧君愀然憂形於色視事之日即齋

沐率僚佐遍禱諸神越翌日癸卯乃雨甲辰又雨既而
不雨者復彌月公聞縣南有白石湫為龍神所宅遂赤
日走大澤中以祈其應乃七月乙亥雨至八月戊寅而
止君猶以為未足因與龍約三日内雨足次日癸未輒
大雨竟夕甲申雨乙酉雨自是泉之竭者悉已溢禾之
槁者悉已蘇民之病者悉已愈而我君之憂亦釋而為
喜矣邑之大夫士因交相告語曰吾屬作於是息於是
以克享有豐年於是者皆我君之賜也其可無情乎哉

爰相率賦詩以歌美之以良受知於君為特深俾執筆序其首良惟春秋記魯十二公之行事獨僖公三年書夏四月不雨以志其閔雨書六月雨以志其喜雨自餘群公則固未之聞也然觀僖公之在魯不過曰有志乎民與之以同其憂樂耳而孔子之取之者正以當時諸侯罕能如是也夫以三代之季人材猶盛求其有愛民之心者已罕見之若是去三代逺矣民情日以渙散吏治日以偷惰有能如我君之用心者豈易得哉惜世無

孔子不得取之簡冊使與僖之名並傳於天壤間也乃令明良相逢進賢用能如不及他日君以政成而去必將疇其民庸而圖任之則位當益崇利澤之及人當益厚宜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見諸詞翰垂之汗青者僖公固不得而專美之也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於篇端以俟

送浦江主簿劉君湔歸序

大梁多宦家而傳世之久稱劉氏劉氏之先有累官河

南路二十八軍州軍民都總管者與其弟懷安陽門馬步都元帥從太祖皇帝定地有功其所至又皆以不殺為務當攻破金汴時所賴以全活者甚多總管公兄弟亦既以功拜官而其長子遂皆繼襲父職珪組相傳者五人已而元帥之仲子亦以武功起家為河南路轉運使其後有為州郡牧守者有為縣令及轉運同知者有為理官及主簿司者劉氏傳世之久如是哉良生也後不及拜總管公兄弟於馬前以覩夫衣冠之盛而幸獲

識其諸孫之佐遂有以詢其家世之一二之佐主吾婺之浦江簿能以簡易為治用法匪峻而豪右自服遇人有恳而請託不行亦劉氏之佳公子也今既滿三載而去邑之人士咸為賦詩以道其去思良於之佐為最故又更為之序竊考漢史所載兩漢之將相如陳平鄧禹者皆其有功於當時者也然陳氏既卒其子即以有罪國除後竟無顯者而鄧氏之後乃累世貴寵為公侯及大將軍牧守侍中者凡若干人此其故何如哉平之言

曰吾世多陰禍吾世即㢢終不能復興而禹則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由是觀之則鄧氏之後所以異於陳氏者豈非其所積有不同耶嗚呼二氏之事既已考諸史而有見乃若劉氏之傳世獨久亦豈難知哉必也總管公兄弟能以不殺為務故其後嗣得以世食其報庶幾乎鄧氏之代不乏人向使其所積者一有所不然吾恐故家喬木榮悴之不常雖欲自異於陳氏之後不可得矣興㢢之來夫豈偶然哉之

佐於此其尚思自奮激以保有乎先澤可也雖然之佐

之治縣既不以苛政而殺人而其冢嗣又方由祖蔭入

官不久且調自餘諸子亦皆力學好修有仕資則夫積

善之報又復自之佐始豈直保有先澤而已哉良於是

益有以卜劉氏之後為鄧而不為陳也大梁宦家寧復

有出其右者乎之佐行有日凡頌美之辭惜別之賦已

見於群公之篇什良故特為論次其傳世之久者題諸

首簡云

甘棠集序

北庭康侯來長婺之浦江浦江之民咸愛戴之如父母畏敬之如神明倚賴之如山岳三年政成治任將歸而黄童白叟涕泣以遮留者動千百計已而侯之去志浩不可挽又皆退而悲思商賈相與歎於市行旅相與歎於塗耕農相與歎於野低佪顧盼不知所圖則推夫吾黨之工乎詩者作為聲詩以詠歌之一縣之士詠歌之不足則五縣一州又從而詠歌之五縣一州詠歌之不

足則旁近他郡又從而詠歌之於是篇章之富合若干首縣之好事君子遂擇取其尤者編而為集以我民之思侯無異於召南之思召公故名其集曰甘棠集且俾良序而刻諸梓良嘗讀詩至甘棠之篇益深有取夫召南之思召公者矣召南之思召公固無往而不在然乃必於甘棠而見之者豈不以召公之在當時嘗布文王之化且或舍於是樹之下故國人之被其化者因皆思其人而惜其物惜其物則欲其勿翦之矣欲其勿伐之

矣既欲其勿翦伐之又欲其勿敗之又欲其勿拜之噫何其思之至者歟今我民之思侯固亦無所不用其至矣然其所以見之於思者乃不能如召南之託之於其物顧徒有以託之於其詩豈我侯之宣化於是地曽無一物之可指耶意者是物之在天地間風雨之所飄揺霜露之所剥蝕雖其惜之之深保之之至或不能不免乎異日之必衰詎如是詩之作播之於一時傳之於百世無風雨霜露之虞有深長悠久之意是則託之於其

物固不若託之於其詩矣又況彼之有思於召公者僅著乎召南之一國至於他國則曾未之及若我侯之見思不惟著之於一縣抑且形之於他縣不惟形之於他縣又且溢之於他郡然則我民之思侯豈果在召南下哉我民之思侯既不在召南下則是集之命名舍甘棠而誰宜序而刻之良益不得而辭也集凡二卷他文字之有紀於侯者具見集中侯名阿尼雅巴哈字景淵云

送祝彥明詩後序

三衢祝君彥明以儒入官為浦江文學三年政成受代而歸義門鄭彥貞氏命諸子姓作為詩歌以道其惜别之懷而吾友宋先生景濂實為之序良雖不敏竊嘗納交於彥明又且受知為特厚獨能已於言乎三衢古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士之生於其間者往往文武忠義沛乎非他郡所能及自今觀之清獻趙公則以淳德高節師表天下毛田劉公則以易學緼奥開悟後來彥猷宅卿二徐公叔縝毛公則以守死善道感奮當世其

他自北而南以徙居其土者亦皆卓犖一時有足稱道
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其人也衣冠文物之懿詩書禮
樂之傳彬彬然郁郁然其杞梓之茂林鳳麟之靈囿歟
既而故國淪亡文獻殘缺而士友之來自三衢者每從
而叩之則遺言逸行已皆失所考徵益至是而百年之
耆舊邈乎遠矣比歲以來一二俊傑雖稍稍拔起而良
之寡陋又不足有所接識以觀其為學之所至良之所
接識者彦明一人而已彦明生當諸老告謝之餘獨能

集其舊書誦而傳之以時時稱説其履歷之所自庶幾夫流風餘韻之可見者乎至正初嘗以憲府之薦調官吾學需次幾十年始克領其教事然其識趣恬退曾不以閑曹冷局為嫌每旦深衣幅巾巍然高坐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諸生列處齋廡手披口誦自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為常由是士習之陋日以除俗學之靡日以變而吾鄉學校之設不為具文矣至如復土田之侵奪新屋廬之朽敗先達之未祠則祠之文會之未舉則

舉之此在時人以為能而於吾彥明直其餘事耳嗚呼彥明之成就如此其殆有所自來哉遡鄉學之淵源景前人之風裁以其得諸已者淑諸人譬猶有源之泉愈出而愈不竭苟被其灌漑沾其潤澤初不待於時雨之滋而條達暢茂自不期然而然矣傳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何其言之甚似歟雖然彥明之在浦江筮仕之始也職下而事拘曾未及從容政治之場以行其所志他日位益顯年益增道益懋其所設施當必大過於人雖

趙公之師表天下劉公之開悟後來徐公毛公之感奮當世趙馬范三公之卓犖一時無難到者又可以令之所就為已足哉彦明於此尚有以勉之可也良也塊處窮鄉邈焉寡侶晝耕夜讀質問無從其於彦明之去寧不盡然有動顧惟禍患餘生筆硯久棄莫攄情素以寫別懷徒以三衢人物之盛序之末簡庶乎期望之私少寓一二云

九靈山房集卷五

九靈山房集卷六

元 戴良 撰

山居稿第六

序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序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材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迹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為道士一日良從而訊之乃曰昔人有

以紳笏為柴柵聲名為韁鎖者余豈為是過激哉顧將順性而動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山林而不在於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決不能者四余聞居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然自閒散以來嬾慢成癖嬾則與禮相違慢則與法相背違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不耐事且憚作勞酬荅少頃必熟睡盡日神乃可復而當官事叢雜與夫造請將迎之不置一不能也嘯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

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珮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縱
二不能也疑坐移時病如束溼一飯之久必四三起而
當賓客滿座儼如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
作字舉筆就簡重若山岳而往返書札動盈几案四不
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難於用
世故舍之而遁又聞道士遺言吐納修養可使久壽故
即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
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

之朔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為道者蓋或施之於功業或見之於文章雖歷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而彌存若是而為壽可也苟不其然顧欲潔身隱退逃棄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為道是固老子之所謂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也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故生以春

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為雲霞絫為日星先生文也
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矣夫
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秘書之職請為道士於剡
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召入嵩山為道士是皆有慕聖
道之晦而寄迹於老子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
起者耶然二人之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
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為
道然也亦豈有假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哉先生

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元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友生戴良序

浦陽人物記序

浦陽人物記一書監縣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宋景濂氏譔成之記凡二卷分為五類合二十有九人廉侯將刻梓以傳而俾良為之序良竊以為置書之原則翰林承旨歐陽公既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經筵檢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是縣人物之盛其

有繫於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良安得忘言耶嗚呼浦陽於婺為小縣其土地僅百里人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無南金珠璣瑇瑁犀象之珍無橘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顧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之層見疊出彬彬乎其盛是果何為而然哉葢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為人小則發而為貨寶動植之類所産者大則於其小者嗇矣郴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

與夫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則未見其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犀象與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人是又以其所産者小而於其大者有或嗇也嗚呼亦孰若吾浦陽之鍾其大者哉然世之人於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夸張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宏搜廣輯以著其盛以故浦陽之文獻或不能勝夫郴交二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抉剔幽隱譔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内數百年之間忠君孝

父之則施政為學之方以及女婦之範模莫不粲然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為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然非廉侯之汲汲於表章又曷有是哉廉侯名額能巴哈為政未幾徳化大行盖詩之所謂愷悌君子者矣

送欒宣使還省詩序

維揚欒君仲舉好學樂善敏於為吏丞相開府公才之辟為其省宣使令以事抵浙東道過雙溪之上於是其

弟架閣君與之為别者且三載一旦會之是郡意甚歡洽已而仲舉復命相府詰朝將行架閣君悲四鳥之異林感三荆之分植遂賦近體詩一章章八句以送之且詒郡庠諸友俾之交和以贈余方叨居郡庠目覩珠玉可無一言以序其首竊聞漢蘇子卿為中監時嘗賦詩以别其兄有曰昔者嘗相近邈若越與秦又曰惟念當别離恩情日以新蓋言兄弟相近之時未嘗不玩之以為常邈然若越秦之不相關及當離别之際不忍相舍

方知兄弟之不可離恩情至此而日新矣今觀架閣是詩得非子卿之意乎然子卿之詩特以兄弟之至情言之至於出處之大致則固未之有及也架閣則不然始之以私恩而卒繼之以公義愛兄忠君之心油然而並生讀其詩可以知其為人矣以架閣之為人則仲舉之賢又可知矣良既歆羨架閣之詩之美而又慕其兄弟之皆賢故樂書此以序之

贈勾無山樵宋生序

曩者承平日久天下無事士之居其位者悉以守常襲故為職業而智謀雄偉非常之人無所用其材往往退處山林老死而不出十數年來海内大亂豪傑並起自武夫賤藝咸被收采以用其所長則向之退處不出者宜可翻然而起矣然智謀雄偉如宋君汝章顧猶隱居句無山中方以樵采自樂而不輕於一出何哉汝章為學不事章句頗通戰國時事善機變有膽略尤慨然喜論兵當兩浙兵起每退偃一室以默計勝敗十不失一

若汝章者可謂有用之竒士矣余甞考近代賢材而怪士之為學多不適於世用談經術者徒知章句之當守而不知事情之或迂工文學者又方務以言語聲偶摘裂相誇尚每棄本而趨末求其可用於當時葢不數數然也世之人不賢者恒多而賢者恒少幸而為賢者矣又或不足以用世何才難之若是歟茍一有其人焉幸而及出於有為之時可不為之貴重之歟今吾汝章以不輕出之故卒至放棄山林為匄無一老樵此其可以

嘻吁流涕而為當世悲也雖然古有朱買臣者亦嘗退隱會稽山中賣薪以自給後竟歷居顯宦時人謂之衣錦之榮汝章其鄉人也年方壯而志方鋭他日必不得已而出又安知其不終為世用也哉汝章出遊甫旬日即歸勾無將從勾無求夫槪諸山而登之以窺東南之故壤凡目之所寓皆我師用武處覽其形勝當必有感於中矣

禱雨詩序

中書左丞某公署事之初年天不雨自夏六月至於秋七月禾盡槁民以病告公愀然憂形於色於是公之賓佐合辭進曰公毋憂也古有桑林之祝雲漢之祀皆所以致力於神也天而不雨盍禱之神乎越翌日丙午夜漏半公躬率郡縣有司走神所而雨即嘉應公復與神約三日雨足丁未雨戊申雨己酉又雨連雨數日而止民乃大喜咸以為神之所賜而歸德焉金華戴良獨不謂然天以神和四時乳百穀於以煦養其生息者也今

乃啬其施以病民必希吏之懇禱而後應是豈神之本心哉非神之本心而乃章章如是者蓋公之精誠有以上格於天故也公之所以上格於天者非在乎禱之之日也其素行固已合於冥冥也久矣是故無求而不得無感而不應也然則禱之神非歟曰是也夫雨暘者天之所權也山川者神之所伏也雨暘不時歲有饑饉則禱之山川之神豈非天之高且遠也不可以自聞不可以自見而寄之神是神用天之權也故天使之雨神得

而雨之天不使之雨神固不得而雨之也公是以神其聰而天無不聞也神其明而天無不見也無不聞無不見此公之所以致夫雨也夫如是民固當視公為神也於是民愈喜咸退而為喜雨之詩以歸德於公且俾次第其言為之序詩曰

維浙之東維泰芃芃今既𥻆矣伊誰之功維我相君視民如子撫綏輯寧俾安田里俾耕俾種俾耘俾耔苗則既秀雨澤不時相君睠焉為民憂之誠之所感天不我

違山川出雲降以甘雨既優既渥厥施斯普今之上腴昔也焦土今之發榮昔也槁蕣農人相慶蹈舞蹁躚且歌且謡擊壤以言維今之雨匪降自天維我相君錫此豐年稼之有秋匪由民力維我相君錫此膏澤我有童烏捧腹歡如亦有黧老今可以飽我聞我兵將討不庭有餱有糧可以啟行相君有心與天為一維國維民咸食其德田之多稼周人所美時之有年魯史所紀爰作此詩志今之喜頌我相君令聞不已

章氏家乘序

善乎魏國韓公之言曰譜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也余觀章君三益家乘之作有以見君之孝大矣人之於其宗不能無親疎之殺也聖人因之而制服焉自再期而至於三月而至於無服其禮有差也其情有節也雖然豈聖人之得已哉兄之子於已為從子若以吾父視之猶已之子也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為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為從祖兄弟若以大父曾大父視之猶

已之兄弟也又推而上之以至於無服之親皆先世一人之分也若以先世視之皆已之同氣也尋流而知源尋葉而知根詎可以遠而忘之哉嗚呼此家牒之譜所以為孝之大也孝之大者蓋以先世之心為心而不以一已之心為心也君之是舉其殆庶幾於此者矣章氏世為汴人至兵部尚書始家泉之南安後自南安遷建之浦城自浦城遷處之龍泉其間支系繁衍後先顯者以數百計世遠族散漸至不可於考君乃疚心瘁志掇

拾於兵火焚棄之餘蒐輯於道路間關之際倣諸史表遂為此編其他遺言遺行與夫言有當實者又別為篇以見既成使來告曰吾子雅知我盍遺一言以詔吾之子孫使無違吾志余聞而歎曰世之士大夫其問學非不富也辭章非不美且麗也然或藉之以干利禄取榮名足乎一已而已至其祖考之所自出支屬之所由分漫焉而不加省者豈少哉而於宗人族子相視如塗之人者又豈少哉君之用心乃如此其賢於人亦遠矣昔

歐陽文忠公依漢年表為世譜而謂子孫不知姓氏之所從以昧昭穆之叙者禽獸不若也今君倣史表為是書既無媿於文忠矣而其所自序亦曰子孫視為不急之務者非人也嗚呼君之用心其文忠公之心乎勿替引之後之人勉乎哉

送人遊龍虎山序

乃者海内分裂兵交日尋而廣信為郡實東南之要衝當陳氏據上游即為其所侵奪及參政公奉命南征提

兵不過萬人舉一郡六縣如摧枯拉朽其後陳既盛兵東窺以爭是土而公之子甚復班師往救戰敗陳兵擒其梟將若干人以歸由是陳失其勢遂縮手歸武昌不敢順流而東父子一時何其偉哉王君乃公之懿親自起兵時即在行間其所以佐公禁侵掠止妄殺卒使恩威並著為軍民所歸心者不一而足自他人言之孰不欲同登仕版以稍自見於時而君乃衣白衣日從文儒勝士相往還每風清日美則芒鞋竹杖訪赤松子於北

山弔沈隱佚於雙溪於以娛情烟渚宴景雲林且不知斯世之多故而是身之在軍旅中也君為人曠達可喜然好為汗漫遊歲之仲春將從金華南過信之貴溪登仙巖窺鬼公峰從入龍虎山遊諸勝處龍虎山乃張道陵所居子孫世其業至於今不替君去謁上清之故宮攬金沙之遺迹道朋真侶徘徊後先此行當必有所遇矣然髙甍巨桷斬為荆榛斷塹頹垣悽人心目葢陳氏之流毒兹地也非一日君升髙而望歎其興亡欲求陳

將就擒之所而黎庶之散亡殆盡於是覩山川之如昨
念人事之日非將遂執青節從白蜺以與夫道朋真侶
遊於方之外回視身世不啻如鴻毛之輕君亦奇士也
哉嗟乎君既不用於世其材無所見獨觀其出處之際
遊從嗜好之間可以見其志之有在矣故予於序別而
具道之如此

送揚州同知赴官序

和陽王東彝氏由金華抵三衢既而以書來告曰同知

三衢郡事朞君今以秩滿調江都三衢人士咸賦詩以惜其去而右簡之文非予之託而誰耶三衢距僕僅百里遠行道之人多誦君之美而獲稍知其為人今又重以王君之命雖不能文詎得而辭諸僕聞之郡府之職惟別駕為易為盋有地千里有民累萬而趨走之吏呵衛之卒一皆視郡守為降殺然郡守之任乃獨重任之重者責之所歸也別駕有郡守之榮而無其責吾知其易為耳雖然方今天下多故兵事未息郡縣之煩勞非

復承平之比況江都當百戰之餘城郭無居民官無第舍空郊百里之外遺黎僅數十家而已當此之時而有戈甲之供億芻餉之轉輸往來之館勞郡守豈能獨任其責哉吾見別駕之難為也雖然古稱江都多才學之士竊意其如漢之劉瑜魏之陳琳唐之李善者猶往往避亂山谷間深匿而未出君能訪其人而羅致之與之議官政究民隱圖利害損益以行之則別駕之易為將在於此乎昔子游之治武城吾聖人首以得人為問僕

因竊取斯義以為序

治平類要總序

自古人君雖有出類拔萃之資至於治道之盛則未始不由學而致此稽古學古之事所以見於二帝三王之書而二帝三王之治有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良以此耳周衰以來聖學不明為人君者概以古昔帝王迂遠而難遵不過求所謂卑近淺陋之說以苟且於一時其能超出乎當世者惟漢七制唐三宗之主及趙宋諸君而

已然此十數君者亦僅賢於後世之庸主若夫二帝三
王之盛治詎可同日而語哉嗚呼二帝三王悉五百年
而一逢由周之治乃千餘年而始有漢唐宋之為君然
又不得與二帝三王並觀而稱極治之時何斯民之生
於後世者之不幸耶則夫繼此而有國者其可不加之
意耶加之意者亦在乎學焉而已矣一日良與四明陳
桱論至於此以為人君之學舍古昔帝王則無所取徵
而古昔帝王之行事見之於經史者班班可考顧以自

朝及夕萬幾出焉有未暇徧觀而盡察乃相為摘取二帝三王致治之由與漢唐宋為君之所以然及先民之格言史臣之論贊會粹成書名之曰治平類要而定其標目凡十篇君臨四方益本諸道述君道篇第一人君之職惟在用相述任相篇第二將用禦暴必善馭之述馭將篇第三設官用人國之重事述用人篇第四民為邦本愛以固之述愛民篇第五國之所賴莫重於食述足食篇第六去亂圖治非兵不可述制兵篇第七刑以

輔禮明慎爲要述慎刑篇第八佞口覆邦貴在能遠述
遠佞篇第九君能納諫斯無過舉述納諫篇第十終馬
良等俱以空疎之學謬叨爲士之名其於纂修固多簡
畧然開基之主繼體之君茍能潛心於此窮討而深思
之庶幾由彼漢唐宋之爲君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治
則稽古學古之效復見於今日而此書之作要不爲無
小補矣是以忘其固陋而冒言之伏惟留神省察國家
幸甚

君道篇第一

天道運四時行君道明萬幾理禹湯文武天下之大聖也夏桀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為大聖大惡之分者道之明與不明耳欲為君盡君道道者何仁而已矣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有此道也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喪此道也大哉道乎其興亡之所繫乎景前聖式後

王述君道篇

任相篇第二

人主不可以獨治也必有卿相輔佐之足任者然後可以君天下葢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所以上承王命下統百司以治民庶以定邦國而治體之得失國勢之安危繫焉昔黃帝任風后而天下治高宗任傅說而君德修葢皆得乎任相之道故也荀卿有曰强國榮辱在於取相其知言者哉訂官箴證傒度述任相篇

馭將篇第三

古者國君有難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是

則帝王馭將之道惟在推誠以待之三代以降人情日異於古其待武士也始皆折之以氣而結之以恩蓋不折之以氣則流於姑息而生驕不結之以恩則過於嚴肅而生怨生驕與怨非止費財玩冦之弊而有不戢自焚之患矣揚子雲曰馭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後世欲治之君可不熟慮而慎行之述馭將篇

用人篇第四

書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益天子者一世人材之宗主也九德之士所當兼收並蓄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矣然古之用人必貴於有德而後世人主或以才藝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人咸得以進之噫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君子宜慎擇焉述用人篇

愛民篇第五

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而太公之告文王亦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此愛民之道也自是以後惟漢鼂錯論三王之所以本人情者庶幾近之以故文帝用其言而以清淨為治卒至黎民醇厚刑措而不用愛民之道其尚有出於此乎傳曰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殆謂是歟

述愛民篇

足食篇第六

足食之道惟在於厚民益民者財之府而財者民之命也故善興國者必先義而後利善養國者必先民而後國先義而後利所以教民順也先民而後國所以使民富也民苟順矣則國不至於不利苟富矣則國不至於獨貧傳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是之謂乎法常典原人情

述足食篇

制兵篇第七

天生五材兵能撥亂故軒轅之興其戰七十征頑伐鬼伐不絶書兵其可去乎然考之古天子之兵止於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鄉其出也則為士為卒為旅為軍為師其入也則有比有閭有黨有旅有州有鄉既無坐食之費復無長屯之苦烏有如後世之所謂兵者哉雖然田不井授賦民無藝而古制之不復久矣漢以來能以節制伎擊著定四方載之史冊有足徵焉纘戎功奮武

衛述制兵篇

慎刑篇第八

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叅聽之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君子於是而盡心焉嗚呼刑於聖人雖不得而廢之然非其得已也是故不教而民從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也以言教之也既不能教之以身又不能教之以言而民有弗從者乃從而刑之下也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所憾矣又從而虐之若

之誣之抑之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大可哀乎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本忠恕示欽恤述慎刑篇

遠佞篇第九

自昔小人將竊取其權寵必先潛覘密察覘伺上意而迎合之葢以人主好惡之不同喜怒之難必不如是不足以為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必視美珥所在以立其愛姬申不害相韓必視昭侯所悅以謀其國事讒

佞之事君多合而少忤者大抵然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為人上者可不有辨於斯乎述遠佞篇

納諫篇第十

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諍於下則君明於上所繫重焉是故古之明王求諫如不及納諫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蓋以已過難知惟恐其不聞也堯設諫鼓

禹拜昌言上聖且爾況下此者乎易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述納諫篇

春秋三傳纂元序

錯薪刈楚披沙揀金微事尚然而況於學乎況於聖人之經有所蕪没於傳注者乎然則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會歸若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間故耳嗚呼春秋辭尚簡嚴游夏之徒巳不能贊以一辭而吾聖人之微言

與指果有待於文離槃碎而後見耶傳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釋經左氏主載事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而因以求意者左氏之功為多然而義例宗指交出乎巫祝卜夢之間讜言善訓不多於委巷浮戲之語鱗雜米聚混然難證而公穀之說又復互相彈射不可强通遂令經意分裂而學者迷宗也良自蚤歲受讀即嘗有病於斯尋繹之次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翦以掇其元要疏之經文之下其於一事之傳

首尾異處者既得以類而從而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列其語然後隨文覩義若網在綱雖行有刊句句有刊字非復本文之舊而鋤荒屏翳使之日星垂而江河流者不既有助乎方之刈楚揀金之細不又有間乎雖然亦將藏之篋笥以自備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飫自博而反約則三君子之成書在也予亦安敢有所取舍其間以為是經之蠹哉

黃氏南薰樓會飲詩序

庚申之秋余訪蘇太史先生於黄氏義門將自是入越黄氏之老資深公堅留不聽去既而劉君養浩趙生彦方亦相繼至而吳侯子宇則固客授其家資深巻宴之宅左之南薰樓歡洽殊甚養浩以此會雖出邂逅然蘇先生來自城府彦方至自邑巳與子宇館寓雖近而亦一居嚴陵一家烏傷萬山中不鄙謂余又方回自千里外一日畢集於此豈偶也哉覩江山之如昨念人事之難常誠不宜以無紀資深之子仲昭英俊子弟也聞之

喜躍即請以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分韻而余得此字先生且命書歲月遂序之云而系之以詩曰

昔出念途阻今歸歎年駛泰階謂久平吾道有如此主人識余意開筵集文史庶令歡宴餘悶懷為之洗談諧皆素心倡和盡知已此會諒難數不樂將何俟

九靈山房集卷六